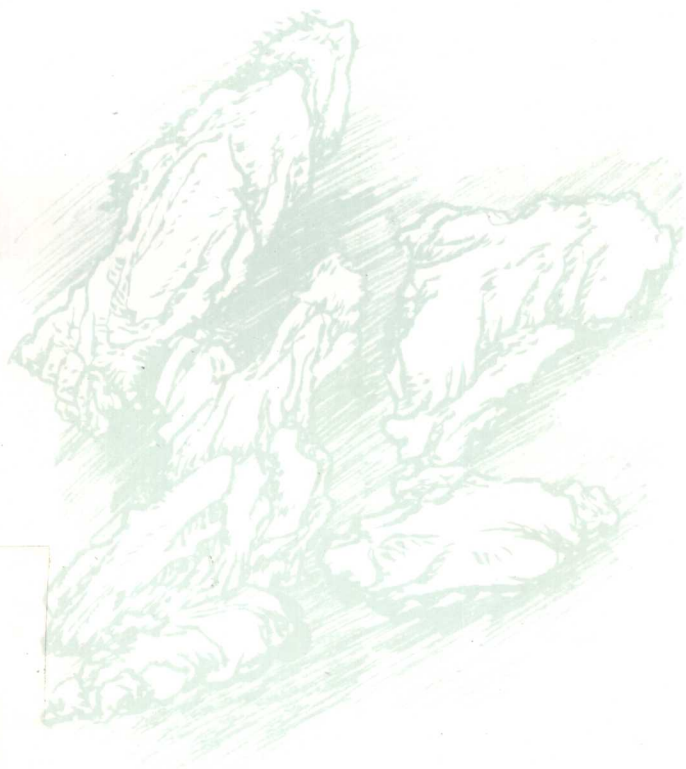


中国文学名著重读丛书

走近曹雪芹

——《红楼梦》

心理新论



● 刘上生 著

范大学出版社

走近曹雪芹

——《红楼梦》

心理新论

刘上生 著



走近曹雪芹

——红楼梦心理新论

刘上生 著

责任编辑:贺 雄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 12.625印张 315千字

1997年7月第1版 2001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1—4600册

ISBN7—81031—568—4/I·042

定价:16.00元(平);24.00元(精)

自序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曹雪芹在世时，仿佛就预感到，他的这部用毕生心血和生命写出的书，对于他人和后代读者，将永远是彼岸世界。这倒不仅仅是因为“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阅读视野妨碍和限制了文本接受；也不仅因为时代的久远和经验的隔膜，甚至语言符号诠释的困难；从根本上说，也许还是由于心灵沟通的无法实现或无法完全实现。就连他的亲友和合作者脂砚斋、畸笏叟等，尚且有时误解、曲解甚至不解他的用意呢。

只有走近曹雪芹才能走进《红楼梦》。

消闲阅读只需要把玩文本，实用阅读（出于某种功利目的的接受）不妨误读文本。甚至有人倡言，误读可以创造文本。但是，既然作品是艺术家的精神载体和他对人类的独特贡献，他就有权利要求一切认真的负责的接受，以文本为起点，最终实现与艺术家的心灵沟通。从这个意义上说，曹雪

芹“谁解其中味”的慨叹，就是提出了《红楼梦》艺术接受的终极目标。

斯人已逝，高山仰止。我们如何“走近”？

他为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空白和遗憾。他的家世、生平甚至著作的若干重大问题，至今还是迷雾重重。不断有新说和新的发现，也不断有新的质疑和辨伪。“假作真时真亦假”。“红学”、“曹学”，处处是胜地与宝藏，也几乎处处有泥塘和陷阱。但是，热爱《红楼梦》的人们，而且是越来越多的人，从来没有放弃对它的膜拜、迷恋和探寻——“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那是向茫无涯际的彼岸的跋涉。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也就是《红楼梦》的精神。

一位伟人说过，推动思想家完成意识形态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他指的也许是作为精神最后决定力量的物质，也许还包括精神自身内在建构的“黑箱”。人的意识底层的无意识王国，就使完全的自我认识成为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曹雪芹也未必完全了解自己。但是，他在那个世界留下了足迹和身影，他更在小说文本中留下了心灵信息密码。借助于现代心理学和艺术美学之光的照耀，借助于红学家们的考证和研究成果，我们将能够从种属——民族——家庭（社会）——个体的心理（意识——无意识）结构链中解读这些代码，发现其中蕴藏的心理信息。

当我们走近了曹雪芹，就意味着真正走进了《红楼梦》。

本书意在探讨《红楼梦》文本与作家的深层心理联系。重点是创作情结及其艺术投射。凡六章，含总论、分论、余论、补论四部分。《红楼》世界是一个恒河沙数世界。面对

《红楼》世界，人很难不产生先哲那种“以有涯随无涯殆矣”的感觉。弱水三千，取一瓢饮。本书力图选择自己的视角，作出自己的某些阐释。有的地方也许有所发现。这些阐释和发现的价值如何，只能听凭公议。如果本书的论述，能够于《红楼》爱好者的研读有所拓展，于专门家的覃思有所补裨，于“红学”与“曹学”（它理所当然是“红学”的一部分）及“红学”不同派别方法之间的内在沟通有所助益，那将使我深感欣慰。

心灵的追寻也许无法完全实现。但接近可以加深理解，理解又可以导致接近。这也许正是曹雪芹题诗所期待的。他在那个时代，太伟大太孤独了。

我希望这本小书，能成为与在《红楼梦》中永生的灵魂的一次对话。

我希望我的探询，能得到他的积极回应。

心证意证，斯可云证。

斯可云证，是立足境。

目 录

- 第一章 总论：走向心灵的通道** (1)
- 第一节 理论及方法** (1)
- “情结”及其构成——逻辑与实证的结合
 ——方法的对立和互补
- 第二节 家族传承**..... (11)
- 曹家作为关外汉人——入满：二重地位和人格——三个地域和两种社区——民族忠诚：情感回归和文化回归
- 第三节 江南和京都** (24)
- 童年生活和创伤——江南文化特质和曹家文化传承的转移——燕市悲歌——两座路标
- 第四节 人格范式**..... (35)
- 梦阮：追寻魏晋风度——个体人格范式的构建
- 第五节 浪漫和哲思** (45)
- 理想气质和情感气质——一元为本二元对立——浪漫与哲思的统一
- 第六节 情结及投射** (54)

三重情结概说——真假：双向投射的基本符号——显隐投射——正逆投射——主宾投射

第二章 盛衰记忆和怀旧情结 (72)

第一节 祖功宗德 (72)

一篇“绝大典制文字”——曹氏家族远世记忆——民族本根的确认为和追寻

第二节 梦幻繁华 (93)

以假写真——二度叙事：末世之盛与盛世之盛——以假写“贾”——隐没苦衷与夸饰用意

第三节 “末世”批判 (114)

语义寻源——贵族世家的内部观照——悟与迷：双重视点的设置——二度末世与回溯联想

第四节 “无材”之愤 (141)

二贾与仕途经济批判——“无材不得入选”的背后——从“补天石”到“情根石”

第三章 奴役创伤和回归情结 (158)

第一节 双重屈辱 (158)

“主仆之分，满洲尤严”——“原系汉人，并非满洲”

第二节 自由心性 (170)

关于曹锡远“来归”——《棟亭集》一面观：叹行役之苦——抒羈囚之悲——包衣曹家的精神承传

第三节	回归情结	(183)
	从祖到孙——曹家命运与主奴关系的变化 ——渴望回归——出旗为民和《红楼梦》的 构思	
第四节	形象投射	(203)
	反奴人格的塑造——奴仆群体的人格分化 ——反奴思想的主体投影	
第五节	复合载体	(219)
	“情”根石与“秦”根石——“情根”意旨 主线——“秦根”意旨隐线	
第四章	怡红心性和悼红情结	(234)
第一节	闺友闺情	(234)
	在内帏厮混——鹤鸽之悲——尝遍情缘滋味	
第二节	原型置换	(241)
	爱的替代和补偿——从母亲原型到少女原型	
第三节	文化积淀	(249)
	女娲和警幻——女性美崇拜：人性的历史发 展	
第四节	“意淫”典型	(258)
	清与浊——情与淫——真与幻——“意淫” 性格结构及意义	
第五节	怀金悼玉	(273)
	“金”“玉”种种——黛钗格局和黛玉对照系 统——美丑相抗：对立和同归	

第五章 余论：终极关怀	(296)
第一节 本原哲思	(297)
爱和自由：情性二义——“情”本体观	
第二节 运数诠释	(302)
宿命：话语和氛围——建构与解构	
第三节 “情”“空”矛盾	(309)
“缘”：情的因果观——“孽”与“偿”：情的价值观——“空、色、情”：情观对空观的否定	
第六章 补论：合成——成书过程刍议	(327)
第一节 “增删稿”说质疑	(327)
“增删稿”说的疑点——合成说：初步的结论（附：明义《题〈红楼梦〉》）	
第二节 “二合一”（“三合一”）推论 ...	(340)
三部书稿——“二合一”及“三合一”——人物年龄的调整——叙事结构的重叠	
第三节 主旨和板块	(354)
“二合一”与双重主旨——“二合一”与情节板块——板块与网络的融合	
第四节 遗憾与成功	(368)
后十年的停滞——“未成”之因——曹雪芹的困惑与高鹗的突破	
主要参考书目	(387)
后记	(388)

第一章 总论： 走向心灵的通道

第一节 理论及方法

创作心理特别是动力心理研究，是从文本走向作家心灵的通道。

作家的创作驱力，不是任何外来或内在的理性律令，归根结底，来自于个体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情感冲动，特别是潜意识中被压抑的情感冲动。这种情感张力的核心，就是“情结”。中国古代把它叫做“愤”或“愤懑”。愤者，郁结之情。《论语·述而》：“不愤不启。”朱熹注：“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屈原《抽思》：“发愤以抒情”。司马迁《报任安书》：“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这些就是我国最早的“情结”动力论。韩愈后来提出“不平则鸣”的创作观，“不平”即“愤”的社会原因，也是“愤”的心理特征。“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送孟东野序》）晚明李贽是把诗文表现论引入再现型文体提出小说创作“发愤”说的第一人，他并且形象地描述

了“情结”的内驱情状和过程：

“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能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语之处，蓄积既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焚书·杂说》）

现代心理学阐明了“情结”的科学内涵，认为“情结（complexes）乃是意识和无意识中成组的彼此联结的情感、思想和记忆形成的一簇心理丛。”“一个情结可以有意识的，这时，我们能认识它；它也可以是半有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部分地认识它，但并未充分意识到它的存在；一个情结也可以是无意识的，这时，我们对它的存在便全然不知。”（而只能通过心理分析揭示它。）^①“情结”具有极大的心理能量。“它们是自主的，有自己的驱力，而且可以强有力到控制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不是人支配着情结，而是情结支配着人。”“它们可能而且往往就是灵感和动力的源泉。”^②从心理内容看，情结的结构层次包含三部分：意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人们把意识比作大海中露出的岛屿，我们所看见的只是海面上的部分，较之无比深厚和广大的作为其基础和母体的海水下面的部分则是无意识王国。揭示这一黑暗王国的奥秘，即认识情结中包涵的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内容，以及它们之间、它们与意识之间的内在联

系，显然是情结亦即作家创作心理研究的重点。

个体无意识是个体人生经验特别是童年生活经验在个体心理素质上作用和积淀的结果。现代心理学家对大脑生理发育和心理成长的研究，高度重视童年生活对个体人格形成的巨大影响。（童年主要指婴幼儿年，广义的童年相对于成年而言，也包括少年时代。）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家庭生活和童年的其他社会关系社会环境发生。其中童年的创伤性经验对于个体人格影响意义尤为重要。弗洛伊德片面强调童年的性创伤经验的影响，实际上，童年时期父母之爱的丧失或转移、自我身心残疾及家道变故等，作为人生最初的痛苦经验，在个体无意识的积淀要深刻得多。它们不仅仅在人的一生留下永远难以磨灭的往事记忆（即使这种记忆暂时被压抑在无意识深处），而且成为个体人格性格形成的原始基因，在个体心理中，这是一种原发的、强烈的、持久的、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它在神经中枢形成敏感域，一旦遇到刺激，很易激活，产生强烈反应。“正因为痛苦中枢（较之愉快中枢）在神经活动中占优势地位，所以童年的创伤经验在意识无意识领域非常活跃，往往压倒其他经验，对主体活动施加重要的影响。作家只有通过艺术的创作，使这些活跃的无意识力量得以升华，把心理的这股能量释放出来，才能达到心理的宁静和平衡。”^③

集体无意识是荣格心理学提出的著名假说。他认为，人性中存在着某种比童年时期经验更为深邃的东西，即集体无意识。它是自原始时代以来人类世代遗传的普遍性的心理经验长期积累沉淀在个体无意识深处的结果。其内容和来源不

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普遍的，是历史在“种族记忆”中的投影。它通过原始意象或原型得到呈现。“原始意象……是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残迹”，“每一个原始意象，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残余，并且总的说来始终遵循着同样的路线。”原型，则是保持着这种世代相传的种族记忆的“先天固有的直觉形式”。^④实际上，原型就是一种具有原初性、集体性和稳定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它最早存在于原始神话、图腾信仰和巫术礼仪之中。荣格依据考古学、人类学和神话学成果提出的这一科学假说，极大地开拓了人类心理的认识空间，也把对个体无意识的探寻引向更深的层次。

然而荣格仅把集体无意识的研究限定为人类种族（种属）的原始集体记忆，即反映普遍人性内容的原始意象。那么，作为原始人性的集体无意识（按：应称原始集体无意识）与作为个性内容的个体无意识是怎样联系起来呢？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种族记忆是一个具体的世代相传的历史过程，那么，从类存在物的“人”到个体生命的“人”，这一过程中有哪些主要环节和链条呢？难道我们只能像荣格那样，在对梦和精神病例的分析猜测中去捉摸那难以捉摸的原型意象吗？这里显然需要作出某种理论的补充。我以为，既然集体无意识是“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残迹”，就完全可以合乎逻辑地推论，它不仅仅是人类的种族记忆，至少还应该包括同样具有某种原初性、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世代相传的民族集体记忆和家族（家庭）集体记忆。种族——民族

——家族（家庭）——个人，才是一个环节完整的递序系列。民族记忆和家族记忆（可谓之民族集体无意识和家族集体无意识），可以说，就是人类种族记忆（原始集体无意识）向个体无意识传承的主要环节和中介，不仅如此，它们作为具体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环境，又是个体无意识形成的条件。这里说的集体记忆，不仅是指与个体生活经验直接联系并发生影响的近世记忆，还应该包括并无直接联系但却具有影响潜能的远世记忆。它们具有民族和家族历史文化之根的意义，并主要以情感和观念形态沉淀在个体无意识深处。而当民族和家族记忆中的创伤性经验，与个体无意识的创伤性经验相联结或在一定条件下相碰撞的时候，它们就会从沉睡中激活，产生巨大的心理能量，与个体意识无意识融合成一簇簇内容丰富复杂、驱力汹涌磅礴的心理丛——化为灵感和激情源泉的创作情结。由此看来，对作家创作情结的完整考察，从纵向层次看，应包括：①个体经验形成的意识和无意识；②家族近世记忆和远世记忆的个体投影；③民族集体记忆的个体投影；④种族记忆（原始集体无意识）的个体投影。

就情结的横向构成而言，荣格认为，情结是一些观念参与基本核心所形成的心理丛。“它们的核心是一种心理上的吸引力；这吸引力有一个能量价值，并自动地把那些观念吸引到它的能量作用中来。一个情结的核心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它固有的倾向，二是它的环境——这就是说，情结不仅仅由实际经验来确定，也要由个人对这种实际经验作出反应的方式来确定。”^⑤所谓“固有的倾向”，“作出反应的方式”，

即个体人格和个性气质；而经验，则是个体（个性）在环境中的体验，或环境的个性内容。因此，创作情结结构的横向考察，其核心，应当是对作家人格个性气质和作为创作基础的生活经验（个体环境体验）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揭示情结中观念群的内在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情结形成的主客观条件和内容。

最后，应该研究情结的投射，即作为主体的创作情结与情结投射对象——作为客体的文本（叙事内容和形式）的联系方式。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从文本走向和接近作家心灵的秘密通道，通过阅读实现与作者的对话，获得解释文本之“味”的真谛——这才是情结研究的目标。

研究的方法，应该是以创作心理（情结研究）和作品（文本研究）的联系为中心的逻辑与实证的结合。在这里，我特别提倡，在现代科学理论指导下不同研究方法的沟通和互补，以形成一种解读《红楼》之“味”的合力。过去，由于某种认识的片面，也由于红学历次论争以至学术、政治批判独断论的影响，这种结合很难实现。特别是，几乎所有新的学派、学说的产生总是以旧的学派、学说为对立面并且建立在打倒旧说的基础上的，新红学派对索隐派如此，建国以后对新红学派的批判更是如此，当代红学中的种种新说，也莫不以否定成说高张异帜为己任。但事实上，几乎所有被批评的学派和旧说都打而不倒，各有传人。“自传说”（“自叙传说”）斥“本事说”，“虚构说”批“自传说”，而攻“虚构”或“自传”之阙，寻“本事”之谜，又成为新索隐派出现的契机。红学纷争，无有已时。这除了反映《红楼梦》及

其研究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吸引力之外，是否还包含了如下的启示，即片面强调以至制造对立并不能接近真理甚至还会远离真理呢？如果我们承认，红学中的不同派别（并非每一种具体观点）都是文本接受的结果，都具有某种存在的合理性，那么，也就都有自身的某些缺陷，因而需要借鉴和互补。考证是红学的基础，但考证决不能拒斥理论的指导和参与。事实上，新红学的考证本身就是近代实证理论和方法的产物。自胡适以来，红学家们对曹雪芹家世和时代环境进行了充分的纵深延伸和横向开拓研究，爬罗剔抉，旁搜博考，取得了丰硕成果，如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朱淡文《红楼梦论源》、王利器《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等尤称巨著。但是，不但考证本身远未穷尽，而且已有考证材料所蕴含的价值，也并未得到充分认识和发掘，而运用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所进行的重新诠释，其意义甚至无异于一次材料的新发现。索隐被认为是红学的歧途。但是，索隐派之所以产生，不但源于中国古代引史解经和索求微言大义的经学传统，也由于《红楼梦》“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法本身所提供的暗示。即是说，索隐派的某种合理依据，正存在于小说自身。其实，考证派对《红楼梦》所作的许多结论，只不过是把索隐的方向，从政治转到家事，从外部世界转到作者自身。索隐派的致命错误是主观臆测和支解作品的方法，至于他们的某些观点，如对《红楼梦》民族意识的探索，似乎并不一定是从某种政治需要出发的实用曲解，而是来自文本阅读时的直觉领悟，而这种直觉的根据，也恰恰是文本内部的隐秘信息。例如说，谁能否认